

14 5
1014

祖徠集

四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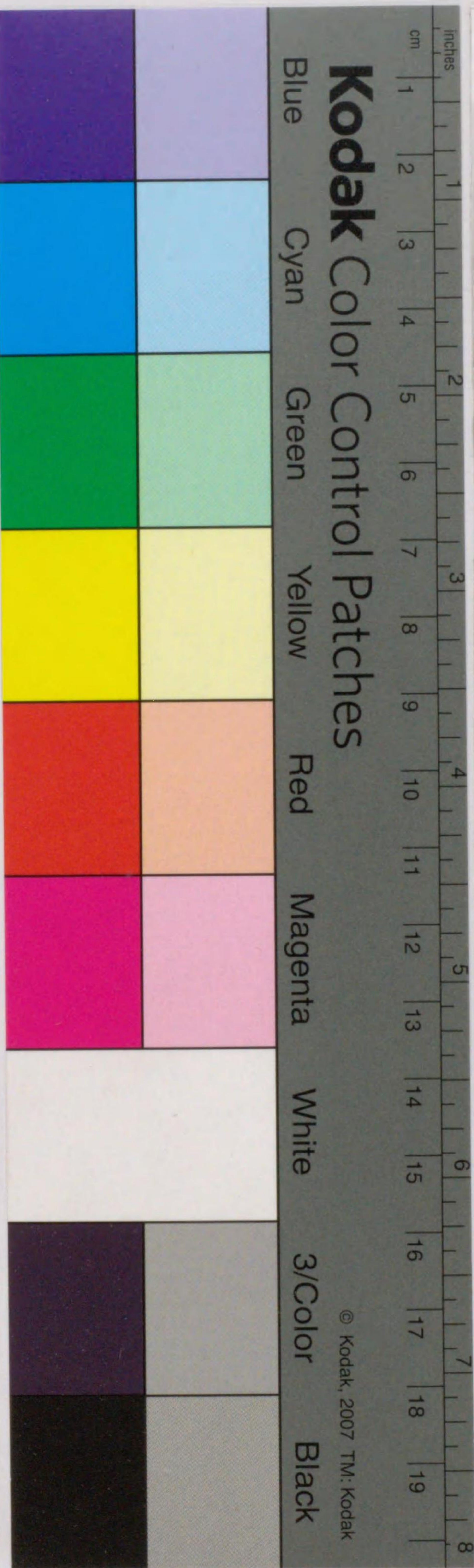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徂徠集卷之十贊時命詩集美



此書竹籍八賣買

物茂卿著

本

序一十首

及質取詩又林禁又

次公字敘贈行

詩曰次公昔與人之

周藩諸生縣文孺次公之載贄來見也人或覘其刺

訾笑質俚無文者則相謂曰子生三月其父咳名之

二十弱冠迺賓命之字名字之相為耦其在闕里之

門回淵損騫商夏賜貢偃游是皆文屬辭比義於是

乎取諾冀足以飾其父之志自古之道也若夫世之

稱長公次公者。率從旁名道其兄弟行。而相貴重乎爾。是可以爲字與。三加之時。冠辭謂其何。彼已氏非西鄙人邪。夫其鄰里州黨。宜若莫有以爲賓焉者耳。文孺則病之。求解於予。蓋班史有之。而黃蓋兩次公者最著。雖宋時微梁氏之子。段使不識其爲霸。爲寬。饒。而獨不識爲漢人邪。故曰次公者漢人之字也。今文孺之從予學古文辭。其亦學爲漢人哉。三代之後。唯漢漢唯二司馬當其時。蜀方鄉文翁之化。而河汾。違龍門不遠。培植之厚。實生異人。是莫有鄉薦紳先生爲之冠字。祝贊相命。務嘉美張大乎其所由名。以

昭明夫成人之行。使其父兄宗族驩聽而樂道之者。邪。顧其爲子長長卿。迺何取乎。遷與相如。亦莫所怪於次公焉。故曰漢人之俗爲然也。近世學士家。棄茂本藝。唯末流是沿。帖括剽竊。旁引佛老。語足以嚇人。其稍自憙者。亦甘爲歐蘓奴隸。而不知史漢何物。聞或一二及之。則諉曰童州時受讀塾中師。亦曰樸學耳。且識古人姓名。何益於文章哉。伺其鼻間栩栩然。是母以怨其率。昏訾笑也。夫周者山以南。一都會也。自內藝興之。用以伯西諸侯。乃心王室。勞徠弗怠。宿儒耆卿。抱蜀典籍。盍歸乎來。於是乎絃歌之聲。聞于

四境外。文氣攸蒸。門司赤馬。異璞產研。風人騷士。往往乎出。以至今弗衰。且也今藩主。其先非江氏苗裔乎。其亦得非世受司馬氏言。以爲大學西苗。呈者乎。雖然。吾未識其鄉薦紳先生。能爲漢人學乎否也。吾識之。自文孺始。文孺爲人也。質直。其於漢人也。爲近。雖然。吾不願其如黃蓋。兩次公。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若寬若嚴。奉使稱意。所至有循良聲也。富貴無常。忽則易人。身在下僚。言迺千秋。雖有循吏。不有良史。是何以傳焉。故吾迺願其能爲司馬氏也。古人曰。子長之文。質而不俚。文孺之爲人。其斯爲最近哉。故吾由次公及之。今文孺之從予學古文。辭且二年。業成將歸。故書以當君子之贈。文孺其用勉之哉。

送長藩醫仲邨玄與序

是歲夏六月。長藩之侍醫仲翁。造物子廬而別。迺言曰。不佞祇役于是都。暮之日之餘者。幾希。然困吾藩三尺。不能朝夕承教也。夫其咫尺。萬里庸別焉。且也不佞髮鬢鬢然白。而寡君出命之。不于常。庸識其臂。可再挹乎否也。方今會之日而離之日矣。子其何脩。而可以比仁者之贈也。物子謝不敏。不可。則曰。以吾

之拙乎醫而儒是跳而迺馮嬖者爲效寧不貽爲士者姍笑乎雖然子以通家之誼儼然處臨之是烏可終忍乎無言也蓋吾之戒其弟母家于伎母以他善飾厥躬云爾亦要其志之專已今子亦知夫經方之爲賤伎邪不與士大夫伍也苟愧焉則運耳不愧焉則安耳弗運弗安依違乎二者之間是伎之所由拙也昔唐虞之世不有垂及折暨伯與夔龍者哉其它則亡聞焉孔子謂夔達樂而不達禮謂之偏夔之安于偏也所謂母以它善飾厥躬者也載于書典祭于學稱揚于聖人君子之口其偏而賤也亦安耳降帝而王周公之秩其禮尚且秩醫于天官之屬而它執垂及折暨伯與夔龍之伎者不與存焉沂而上之厲山氏之王天下尚且屑屑然躬鞭赭其草木之區而它禮樂文物之藝不與存焉是其葆血肉之軀以全性命之寄者寧莫有以取諸帝王之治哉而史之典于帝母論其有無闕文均之偏而伎也亦夔之倫也而伎之於道其貴賤之別昭昭乎不可誣焉苟帝王而有取諸則其賤也亦安耳夫自士農不復合而其世祿者多子姓其父母暨族長老聚謀其室而曰伯可嗣亡虞仲若季爲儒或醫乎僧乎儒貧僧尠生人

樂唯醫乎。可以致富而貴人朋其父母所冀欲塵此而子之稱良者亦能庚續其志云耳。迺論其術成不成稍能目辨其參苓口習高陽生若而行輒從一奚奴背藥囊于後來還街衢如織以覬希旁觀以爲術行者人則見以爲大售故匆遽迺爾輒用腎腸以試其毒幸或已權貴富鉅豪者疾數四聲遂隆隆然起矣。由此而往婁有天倖不亢于刀圭其糈可以養百口者蓋所爲其術之成也。次之或值數奇姑且舍其刀圭之所由靈務養佼於王侯間某也好女樂某也濡首長夜飲某也翩翩佳公子頗瀟灑愛歌詩若浮屠道某某也好古鼎尊彝器若相劍與古圖書習爲賞鑿家言某某其腹心而爪牙某某其所最憐客某可介某辨且慧可使游大人者求知取友羽翼漸生蠅營螳慕百方以中其欲於是乎五侯七貴坐上皆有君卿也而揣摩所成游道益廣是今之君卿者安在其諳奇胥本草哉然其所爲作湯液餌疾者亦有其術乎存焉方其初接也務柔其齊庶乎莫有所瞋眩可以持久而偶倖之或獲及曠日之鮮效而彼其心怠也驟剛其齊以爲萬一之計將效邪我收其聲譽將毒邪以嫁禍于後人亟請而應以辟其兇請而逆

往以擊其惰潔其去留以媚外人。溫其顏色以媚主人。與其有殺人聲。寧我藥之弗靈。而其心謂是足以引年都市間。以聲問不衰矣。世蓋獨無醫哉。亦莫有識醫者。唯其都衣冠而盛驕從。可以聳人之目者。顧余。馘望愈尊。以族時所稱為扁鵲者。死竟得以承之。代其人也。是天所為處乎世者。其知大且遠也。則與其懸壺一塵地。招手聚路上人。以圖錐刀之贏者。庸可同日而語哉。亦鄉者所謂家于伎之巧者也。謂之巧于伎者。眩焉。雖然。世運一波滔滔。然不反其先進。與後進之相輩。若欲執方伎於其間。以為都下第一人。而不由斯道。以有至焉者。不也。子欲之。則為之。若或其稍倖倖自意者。其心則謂醫雖方伎。亦周時所稱為士焉耳。即詩書禮樂。被之四體。是烏可廢邪。迺以誦讀。敝精。擊跽束神。而其志之弗分。或眇焉。藥之性有所未核乎。欲小試之。大傷人生。是不仁也。病之情有所未竟乎。彼怠而予。猶且朝夕眈眈之。數斯疏矣。是不義也。朝士之月。執謁閣老。殆無虛日乎。而吾欲有所厲。精于伎乎。莫有能時其拜趨。是無禮也。貧而疾者。疾其貧也。而吾欲有所衣食之乎。庶可以已其疾乎。以破我訾而不足。是無知也。凡斯仁義禮知。

四者。士君子所由以貴者也。善之飾厥躬。莫是過者也。而其于方伎。亡當也。故欲巧乎方伎者。莫若學夫佞僂文人焉。夫佞僂文人者。賤之人也。承蜩者。賤之伎也。方夫其蜩是承也。庸問其伎之賤哉。亦庸問其我之賤哉。名焉而不問。利焉而不問。百爾翫好嗜欲焉。而不問。唯蜩焉。是問。莫有外物之撓其心。莫有它善之分其志。是伎之所由以巧者也。今夫方伎之於承蜩也。孰大而小焉。方伎之士之於佞僂文人也。孰貴而賤焉。彼其小且賤也。猶且處心若是其安。而用志若是其專也。何也。伎不若是。不巧焉。故今子欲巧

乎其伎。則亦安其賤而已。亦專其志而已。故吾蓋曰。毋家于伎。毋以它善飾厥身云爾。吾之語吾弟者。止是而吾弟遂以是乎。運焉。今復以語子。子也者。巧乎其伎者也。莫用吾言為矣。其亦以是而語其子活也。邪。吾故非欲活也。之以是而運焉者。也。雖然。吾之視活也。猶吾弟而吾之所知者。是耳也。故今復以語子。仲翁則憮然少之曰。不佞。今由子之言。而得聞夫伎之所由巧。與其所由興者焉。乎爾。其歸而以語之活也。邪。亦在活也。之所擇而取焉耳。遂書以為贈。

送香洲師序

或云巢由之於佛儕類也。世博士家宿儒先生者率相詆排以謂是昏溺者之言。必援聖人之徒按往舊造說求其所亡。藉其所近似以誣罔欺夫。小子無識人亦唯新莽之禘舜耳。不然好奇之過也。而余則以其知言哉。傳曰非天之降材爾殊也者。言其有恒也。人之材辟諸草木區以別矣。夫松之葉鬣而柏側掌。雖土壤栽培之或移乎。其鬣與側掌者自如材之所。有恒今猶古耳。橘踰淮為枳。不聞其為桃李與。瓜者非類也。若夫諸引根沮洳成鰻。人皆覩其化。豈不大。鬼駭異事乎。然而其涎涎者同補人性不渝矣。天之生物有倫有脊故也。夫佛與巢由者。不皆种澹惛墨。不屑事事者乎。今有若人而古昔世何無之。雖蠻貊之邦皆爾。亦人之材有倫有脊故也。故在易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言其有若材也。則太史公。迺疑有無其人。是易唯二百八十三爻。豈理乎。材同也。或為巢由。若虞仲夷逸。或為佛。或為伯陽。為莊列。若於陵陳仲子。其在戰國則魯仲連。黃石公。漢則商。顏綺。園梅福。嚴子陵。晉而下。阮籍。劉伶。清談諸君子。陸羽。逃茗。林逋。託乎梅輓。近世文徵仲。陳眉公。李漁輩。雖其人人殊。論其材乎。皆是物也。要之為道裂世。

波風俗積靡然者。枳與鰻屬耳。段使諉曰箕山之上。潁水之陽。何言之傳。何功之紀。而佛有修多羅。有波羅密。是其人弗類也。夫海外僻陋之地。聖人不興。民蚩蚩莫識所嚮。段使巢由當之。亦燻火之代乎。明也。虞仲放言。在中國則不傳。巢由者。固堯舜之交也。豈其不賢。不知終身不能言哉。均之不傳者。有聖人折衷之也。故吾曰佛生乎唐虞時。在中國亦庶乎逸民之徒也。草衣木食。巖棲不二宿。不皆逸民之操乎。所謂出家者。始自亂君臣之倫也。清靜不堪事。不堪則逃。逃之虛空而後可已。其欲出世者。高尚之志。遂不

知所裁焉耳。及其徒。富貴之心。交戰乎胸中。因緣放言。以附益之。廣大曼衍。無所不至。出家乎家。成度世乎。顧慕歆艷之不已。其所爲。置立乎幽明之間者。儼然王者之事矣。教與其人。於是乎岐焉。佛之心。不亦荒哉。故吾蓋於毘尼。而知其爲逸民之節哉。吾嘗持是說。以求於天下之爲佛者。尠矣乎一人之能合也。秩其爵。叙其膺。飾以錦襪。壯以伽藍。割名山以據。有之。抱圖牒以系之。世是則世封之家哉。門戶瓜分。寔繁有徒。各守畦畛。狃狃乎磨牙相噬。是則旗鼓之任哉。地獄天堂。怵愚民以驅之。是則挾賞罰之權哉。鐘

鼓梵唄。森如濟如。是則襲禮樂之似哉。祝詛禱禳薦醮。壽張爲幻。是則巫祝宗人墓大夫之爲哉。卽其上焉者。言則語性論道。夷攷其所欲爲。皆與四民並植成業乎。世云爾。問其所能肖其祖者。亦唯不噉葷。不色色。是已。雪山檀特之謂何。甚或糝油蜜象肉。變童以當內。是甚於其真焉者。吾持是說久之。而後迺得吾香洲以語之。雖曰不吾之信。亦莫逆於其心矣。香洲吾姑之夫之子。幼孤。承其兄命出家。所師哲願寺僧業淨土。則亦業淨土。其心獨以業已出家爲僧。僧所爲出家。毘尼是已。庶乎佛之遺矣。得戒山律師師之。不啻葷色是斷。二百有五十毘尼者。皆成。蓋佛之具體云。始籍增上寺。則曰。義學徒聚訟哉。望望然去之。洛直若其浼之。然在洛籍萬無寺。寺僧皆沙彌。姑其出已上而軋之。出則曰。誥命尙且厭棄之矣。况它哉。望望然又去之。海西肥。肥者其父祖之邦也。士女歸之。若蟻慕羶。又去之。東都。不啻若浼之耳。其在東都。一切杜絕來者。而唯吾之依。吾不爲福田利益。供其衣食也。爲其有兄弟義也。香洲則迺欣然安之矣。居五年。稍稍又有以寺請者。至則慨然言曰。鬱多僧伽黎羶尙在邪。蟻之復至。宜也。渠其謂吾馮婦邪。吾

聞之。東奧者。帝之息壤也。是可逃乎。歲已丑夏。又望
望然去之。奧方其將行也。來造余別。眎其衣混矣。吁
嗟嗟。子今其鄉。巢由之徒者。非邪。雖然。奧之俗。戇戇
者多。鄉佛。卽外觀之。是剗。猶且毘尼者在也。子之足
跡于海內。殆乎徧矣。蟻之復聚。其去何之。卽奧之踰
海。亦謂猶有毛人氏之國乎。其俗愈益戇矣哉。亡已
其詩乎。詩之爲物。散之爲空。構斯成色。倏忽乎色之
與空相遇。象之與境相成。辟則化人之宮。幻出太虛
中。淨土極樂。箕山潁水。何所不有。其斯謂之無何有
之鄉。是其可逃乎。且奧有松島鹽灶之勝。是最宜乎
詩。且詩不有靈一者邪。亦律師也。世律師者。何限。靈
一獨以詩不朽哉。且逃於地。不若逃之詩。逃之詩。其
奧與它邦。三論也。唯詩是眎。人亦何毘尼之間也。亡
已其詩乎。香洲笑唯唯。迺曰。久矣。子之界吾之道也。
雖然。巢由以下。合吾之好矣。今之所言乎。逃亦適吾
之用矣。吾其姑且以詩應世。當乎放言可也。庶乎蟻
之瑾戶耳。是謝子之贈。遂別。

送野生之洛序

龍門子述五帝德。采其言之。尤雅馴者。是則雅嘑之
別遠矣。迨後世。曼禹氏之徒。乃曰。古之嘑。今而謂之

雅是亦胡然。通聲音于今古。窈眇乎其無聞也。唯自
晁卿不反。備公莫繼。而吾東方之學者。固足迹之
所限。聲字之學。悉爲文具。是以其所呻佔畢者。咸在
華人之恒言。而宋儒麈尾性命。明士口吻。雌黃方言
鄉音。往往乎在。則率皆爲難字之過。徒哦柴桑翁之
詩以止焉耳。至於埤蒼五雅。詁訓具存。則乃怪誥盤
之不聲牙也。是亦何其顛倒艱易。乃爾邪。間者予較
二十一史。六朝以還。言之涉俚常者。何限。若宋史不
耐煩。齊書東西梁書。樓羅透水。南史北史。笨子細功。
夫凡若斯類。更僕亦未之有能殫焉。故予謂無已。則
崎陽之學乎。崎者夷夏之交也。海舶瓌奇之所輻湊
處也。譯人居之。其爲俗也。羯羍不均。奢豪喜游。是以
其人折節而學焉者。或鮮矣。然其辨官徵晰。腭齒通
曉。方國之言。蓋亦楚人之在莊嶽間者焉乎。爾嗚呼
吾之冥游崎陽者久矣。哉。管子有言。思之不已。神將
來助。予始之。得崎人蘇山鞍生。次之。得東野藤生。藤
生也者。學諸崎人石吳峯氏者也。又得搗謙野先生
者。以友之。亦崎人林蘿山氏之甥也。是皆入其戶。闚
其人。倭其衣冠。華其笑語。莫不愕眙相顧。以爲六丁
有六州之地。所鍾何間氣。以生若人焉。其學大氏主

水許西游西廂明月之類耳。鄙瑣猥褻牛鬼蛇神。口莫擇言。唯華是效。其究也必歸乎協今古一雅嘖。以明聲音之道。乃止耳。習而通之。則大海之西。赤縣之州。其人蓋且莫遇之矣。夫然後華人之所艱。吾亦艱之。華人之所易。吾亦易之。何至於顛倒如嚮所謂者哉。是可謂吾東方之人所據以爲其學問之地者也。嗚呼。非吾有神助。其亦惡能得若人以友之也邪。會野先生有槩乎世。而將游于洛。予旣不能挽而留之。乃從而慫恿之曰。吾二數人者。何翅吾東方之人邪。乃可以往天下之人也。况其于洛邪。亦况吾關中之所得而擅有之哉。且也。世之軒輊關洛之學者。則謂洛者。共主之居。寒暑風雨之所會焉。山川秀麗。上潔水冽。其民也。斷斷然。其君子也。間暇以樂。故其學。貴周密。以詳緩。其文章。悠然有曠世之思。又謂關中者。興王之地。元氣之所鬱。渤焉莽蒼千里。負海抱原。其民也。夸其君子也。喜趨事功。故其學。貴先立。其大者。其文章。渢渢乎有大國之音。是皆孰若崎之爲萬國大都會。而華風之所漸靡也乎。要之聲字之學。二者未之有聞焉。况先生者。生于崎。學于關。今而往于洛。則天之牖洛人。將埤益之以一方之學。歟。先

生去矣。洛下書生之咏行且擁鼻于先生也。先生之去也。留玄琴一張爲別。夫琴者大雅之器也。將以吾知音歟。故吾亦言聲音雅嘖通別之旨。以爲酬其贈。若其戀戀之情。則請爲洛人而割之也已。

送左子巖序

仙臺左子巖將歸也。物子蓋有所屬云。初子巖以畫名其邦中。已嗜書軼乎畫。已又明詩嫻文辭。旁通經史。以盡乎道。可不謂奇士哉。惟昔庖羲觀乎圖書契。所興本之則一已。乃子瞻元章子昂。徵明輩。率皆由此而達。諸彼者爾。華夏雖大乎。古今茫茫。人物雲繁。

尚何莫有畫史而盡乎道者也。畫而稱史。古之時蓋往往有之。則通習載籍。帝王盛衰之故。輿地山川所奠。禮樂所以因革。按圖而眎。諸掌多識於鳥獸草木。以象之。有燁其色。吾思其人而不得之矣。今乃獲子巖哉。不佞茂卿。少小潛心風雅。誦其詩。尚友其人。世代覓邈。其聲音笑貌之不可知。而諷詠所至。神之與遇。轉盼之間。交一臂而失之。則悵然久之。遂歷選鴻匠。肇自屈宋。西京魏晉。唐之初盛。以迄有明。亡慮六十人。人采一詩。精神所在。形之丹青。日暮可遇。是豈俗工之所能哉。則非子巖不可也。子巖唯唯。先是三

年富春山人爲采真游以至奧則子嚴相得驩甚以爲奇遇也今年余歲五十徵詩山人則子嚴具書幣致賀不佞夢寐於吾黨尋潘臺見召謁來東都則造謁牛門又以爲奇遇也烏乎余甫艾而子嚴踰耆今也歸矣其能可復邪故山人之遇可恒余之遇不可恒則有憾於奇已夫余夢寐古人交一臂而失之是其憾亦猶子嚴之憾邪雖然夢寐古人假手子嚴詩匪余口出乎乃自吾選之畫匪子嚴貌肖乎迺自子嚴形之子嚴携歸而余之遇可恒畫成寄于余而子嚴之遇亦可恒則無憾於奇也況六十古人日暮一堂之上子嚴之技藉以不朽其遇之奇何啻余三人已乎而余有賴於子嚴也子嚴唯唯書以贈之尚以成其奇哉

贈對書記兩伯陽叙

對府書記兩君伯陽以辛壬歲從其府公僉韓使東來於是乎始識孝孺赤關之館爲曹丘生于吾黨也越二年歲在甲又奉府公之命東來於是乎始訪余牛門之廬俾其子顯允行東脩于門下也厥明年歲在乙君竣事將歸余執臂而言曰勗哉兩君將毋賢勞與雖然士之生於斯世而獲用其材者豈不幸哉

兩君勗哉。蓋自有相氏以馬上定海內。而歷代相承。控弦成俗。事無大小。一切武斷。亾事乎文字矣。及至神祖龍興。崇尚墳素。凡百制度。監於二代。郁郁乎文。海內靡然。鄉風者百年于茲。然猶尚政。因其民。民不改俗。操觚之士。麇麇乎獲用其材焉。朝廷之上。金馬玉堂之署。是則亾論已。海內侯國。以百數。國有文學。莫非具職。卽其橫經語聖。何有乎脩辭。若或登高作賦。摛藻若春葩。聊以自娛。何取乎大夫哉。故當今之世。文士之用。其材亾已乎。則外交耳。夫我之稱邊者。四東鄰毛人。松前氏治焉。南通中山。薩藩之所轄之。二者業已爲臣妾於我焉。迺其地寒暑弗交。其俗獷馴。或殊均之。曩爾影國有事。則不足煩一旅。亾事則不敢自從。諸侯之後。而我長吏之所以道達上德意者。一比諸內郡。亾假于辭命矣。西則崎陽海外。華夷萬國所來。湊海內五民所爭趨。最稱難治。而國家特設填臺。戍以二侯國之兵。時時又遣參政執法之臣。以巡按之。是其於諸邊。豈可不謂重乎。然以余觀之。宜莫若對府重焉乎爾。夫諸夷瑣矣。華夏永樂之後。明旣絕我。我又絕清。廖廖乎莫有戎好之交。尚何用禮辭。亦唯民與民之交。征利其稱難治者。

迺漢日南合浦類耳。對府則不然。蓋實司我北門。管
籥相距韓二百里而近。韓北接匈奴。西連壤華夏。其
介乎二大國。猶之春秋鄭乎。鄭以辭命。韓亦以辭命。
其人迺嫻於文也。然其于我也。以地則醜。以勢則敵。
又承豐王威龕之餘。則其所以慮我者深且備矣。唯
我國家柔綏之德也。而彼猶且秉世王之禮。萬一
釁啓。毋迺弗有齊襄九世之志乎。若或貢聘一絕。則
人參繫乎海內生靈之命矣。是其重。寧渠崎填之君
臨華民。所市貨寶玩機巧之末。而况毛人流求。蒲伏
稽顙乎。松薩小吏之前。以獻其楛矢魚服蕉布賧酒。
亾所輕重乎我者類哉。夫對府之重。爲最於諸邊。而
韓以辭命。嫻於文。其重迺一萃于書記之任。故對府
書記昔難其材。而以兩君之材。故易易耳。兩君爲書
記數十年。置郵于兩情之際。其間夷險盤錯。必有外
人所不及聞者。而名譽著海內。重于三韓。夫對一侯
國。兩君一陪臣。以此其貌乎。而有關於乎國家之大
者焉。海內操觚欲求見其材者。不可得獲。而兩君迺
獲矣。豈非天幸邪。兩君雖賢勞乎。其亦盍益修其明
德。以答天之寵靈哉。若夫經明而行惇。博學強識。旁
及華音韓語。莫不兼綜者。海內人之所悉。忠事禮接。

樂教育英才。福流于家庭。蘭玉有茁者。國人之所悉。超然遠覽。不拘流俗。有取諸狂簡。出驪黃之外者。吾黨之所悉。余又何言。余故特言其能。獲用其材乎。國體之大者。以勗之爾。

送兩顯允序

西別兩世達。在余塾中者三月。以其不能安於王母之心。而將從其家先生歸也。迨歸。迺再拜而請曰。小子顯允。業已歸矣。歸則不淹二年之久。必將奉教于左右。唯吾對僻居西海之西。而風馬牛之弗及。雖有鴻雁。曷能朝夕。則雖有話言。亦曷能朝夕。敢請予曰。

有子家先生在焉。吾又何言。雖然。以子之三月。在余塾中。而吾何必無言。居吾語子。今海內易郡縣而封建。仕世其祿。祿世其業。大夫之子恒爲大夫。士之子恒爲士。是則何取乎功名。必也子其續明乎家先生之業。以辭命爲對。府重邪。則莫詩若焉。將廓大乎家先生之道。以不朽爲海內重邪。則亦莫詩若焉。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夫六籍無非言也。孔子何獨取夫詩爲。蓋詩之爲教也。溫厚和平。而其爲言也。緣乎人情。協乎物宜。傳諸風聲。被諸民俗。比興所至。婉而成章。藹乎若春陽之吹物。燁乎若草木之敷其榮。要之

一以溫厚和平而出之。故其爲用也。上自宗廟朝廷。下暨閭里委巷。內則閨闈。外則列國朝聘燕享之際。言之者無罪。聞之者無怒。惻然感于中。油然而說。渙然以解。沛然若江河。莫之能禦焉。豈非善言之最乎。以此而爲辭命。則于辭命乎何有。若夫古之立不朽者。二德莫尚焉。功不可幾邪。唯言之不朽。亦不朽乎。善言故詩三百篇。大半出於田畯紅女之口。而其寂寥短章。迺與典誥大策乎。並懸日月焉。且書易之與詩。可諷可詠之。矩之矱。不可爲典要。惇史之辭。蓋亦由此其選也。降及秦漢。莫不皆然。歷唐至宋。名理之言。存興於是乎。始擷其精。而遺其粗。以語乎教。則弁髦禮樂。以語乎政。則芻狗周官。以語乎文章。則糠粃其辭。理勝掩拙。強辨逞巧。辟諸深文之吏。人見以爲賢。知而吾不勝其譎也。顧其薄若蟬翼。輕若鴻毛。徐眎其色澤。有若槁木。是其由有所不獲乎。溫厚和平之旨。而後詩與文。迺爲天下裂矣。李杜不文。韓歐不詩。自此而還。滔滔弗反。文之與世益波。而古謂之何也。蓋易有之曰。利貞者性情也。秋乎秋乎。徒存本根。枝葉獲落。或喜其爲清明之象。而不知是謂之天地肅殺之氣矣。余觀於明王李之言。而後信夫孔子之

弗吾欺焉。已子其歸而有獲乎。溫厚和平之教邪。以此而修不朽之業。則于不朽之業乎。亦何有。雖然吾豈欲子之若田峻紅女。廖廖乎稱不朽于短章者矣。哉。對雖一侯國乎。亦唯仕世其祿。祿世其業。大夫之子恒爲大夫。士之子恒爲士。居則優游。出則委蛇。忠愛於君。闇侃於官長。與朋友言。切切惓惓。而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均之是物已。夫然然後出其緒餘。以鳴邦國之盛邪。颯颯乎其聲矣。哉。自對而外而三韓。自對而內而封建之國。溥東海風行而草偃。速于置郵。則海內人人莫不跂予望之。以誦簡兮之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是吾之所望子也。世達興又再拜而曰。顯允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願先生載諸簡。因書爲贈。

送魯子歸海西序

初吾黨士相謂浮屠之文素賁。無當於五色矣。西冥魯子獨奮然自言。段使瞿曇當其世。踰葱嶺以東。世所傳修多羅。豈盡出於詩書下哉。迺迺其辭下比晉宋。譯者之鼻也。知言哉。居叵何魯子文益進。蓋五色難可能名云。吾聞之瞿曇之道。無假乎辭。無假乎辭者。無執乎辭。而什肆所傳。奉以爲經。益降而咄喝。噴噴。

靡靡卑矣。爲亾害也。殊不知爲亾害者。爲有益者已。故執與無執。其間不能以寸。則道猶辭也。辭猶道也。寂莫獨守其玄。小乘哉。要之與其見聲聞身瓔珞莊嚴福相殊矣。曾子亦耻爲什犇徒也。故曾子之所修。雖親稟瞿曇。而左莊筆受可也。故自有浮屠以來。未有曾子也。物子曰。東漢迺有瞿曇氏之儒哉。古之時。王侯理邦。卿士共其職。農工商賈各有所事事。而五穀不分。四體不勤。佔畢修於辭者。管晏老列。何適而非儒。尚能擇於瞿曇氏乎。故牽於同者。謂堯舜儒。見於異者。洙泗之間。斷斷如豈足以知大同之世邪。是其恒言矣。夫仲尼不興。我不幸而爲儒。瞿曇之道。踰葱嶺。曾子幸而爲儒。況今海內立不朽之業者。幾人邪。曾子信能儒哉。予又學華音於曾子。是吾黨所以有曾子焉。是歲夏。曾子將西歸。而吾黨士多贈以言者。嗟乎。曾子可以行乎哉。吾則有猶龍之嘆乎哉。

贈子和之三河掌書記序

子和狂生哉。迺奧人也。奧之爲州。延袤且數千里。蓋嘗按地經稽其表。所晷極星之高。庠與寒燠。所以大逕廷者。則我之燕代哉。其地出良馬。其山莽宕。其水淖滯。其人戇而勇。重遲鮮浮慧。至於不逞之徒。發難

阻山谷以數澤。亡命拒頌。弗驟從。盤結牢乎不可解。喻毋聽。攻毋能破。以勞王師。殫海內之賦。莫如之何。古來惟奧爲然矣。昔在大寶之世。瓜分扶桑之壤。郡縣之則。奧實蔽它數十州之地。特置鎮東府。其北竟大將軍治焉。與筑之鎮西。屹然乎雙峙。云西以備唐。而東控制毛人。毛人雖獷乎。豈唐之儔哉。則奧之大與俗。曷可知已。然猶且世不易帖服。如達谷盤具諸王。及安氏清氏。其著者。迺士之以武。鷙稱舉九服。莫奧是若。而文教之化。歷千餘歲之久。聞習鬱遏。不得耀於光明。何其晚也。及神祖龔定區宇。而後奧之

以賦百萬國者數十。皆得比古大守。職兼文武。子育其封內。於是乎百年始有子。和者出焉。夫奧之俗。毋更都雅也。山水毋更秀而潔也。何其揆藻迺爾。翩翩乎。文王作人。可謂信哉。子和飲酒。傲睨深慕。伯倫音蓮之爲人。嘒嘒然。惟古之徒。迺其所爲。迂遠濶於事情。猶稟命奧之土。邪不遠千里。南游吾黨。愈益自喜。攻古文辭。居則言其志也。曰吾奧北鄰毛人。而西澣海。東弱水。以左右望。三韓與蓬瀛之洲也。吾旣生不富。秦皇漢武之世。安所得拔毛人之毛。襲以衣冠。迺毛其土乎。幸從物先生。修不朽之業。則王喬安期生。

且莫而遇之。所憾者未能濯纓淚水而石我詩醫無
間之顛是已。物先生謂予也。由是吾黨之士目之以
狂。子和誠狂生哉。是歲己亥秋。朝鮮聘使當過三河。
而州侯職當供張。迺徵子和委以書記之任。六月望。
造予別矣。予酌之酒以言曰。子弗往而彼來。神之與
契哉。子行矣。夫三河者。今豐沛也。杜若之木。鳳來之
山。鬱鬱乎佳氣。庶以睹風之所自邪。子與韓客把臂
其間乎。豈特沮與醫無間云乎哉。子行矣。子和受爵
而飲。盡石迺醉。悲歌忼慨。旁若無人。歌未畢。忽愀然
久之曰。吾聞之。朝鮮者。燕之屬也。其風土吾等耳。然
又近虜。虜酒薄。十鍾不醉人。彼其習於飲邪。安能飲
吾酒而吾之敵哉。是猶可憾也。遂去。子和誠狂生哉。

送釋玄海歸崎陽序

崎陽玄海上人。將西歸。謁予乞言。予曰。瞿曇之道。我
未之學也。吾將何言。然上人好文。無已其文邪。瞿曇
之世尚矣。而其言朱離。其文蟹行。汶汶胥胥。不可以
躋作者之林。大藏八千。譯者以之。其在魏晉之際。邪
清言渚之。里言訛之。故瞿曇之文。莫踰六朝而上之
者。譯之故也。上人業已與吾黨狂簡之士游者。十有
餘年。洛陽服子遷。金華平子和。盛稱其文。自釋氏以

來未有上人者。非誣也。之二子者。汚不阿其所好。豈
易言哉。上人亦喜誦左氏司馬之書。而悲夫穆天子
之傳不可得以讀焉。以其當瞿曇之世也。今夫崎陽
者。海西大都會。夷夏之交也。邇之朝鮮。流求遠之歐
駱南交。佛齊佛狼瓜哇。渤泥之諸夷。莫不畢至。吾聞
有暹與羅斛者。金梵貝葉。赤衲螺結。蓋古身毒之南
竟也。其人歲或一至。必有能傳瞿曇之言者。而上人
譯之。豈復有什與樊之陋乎。上人之志。吾識其大者
乎爾。雖然。滔滔者天下皆是。假使上人藏諸名山大
川之上。雞足之仙。誰其遇之。安知千歲之後。必有上
人者乎。且上人生崎陽。方其幼也。尚未有知道東游
以求道所經歷大都者數十。小都者數百。足跡殆乎
窮海之濱。得與服平二子者從游。而後知日本小也。
今西歸崎陽。以與天下人游。而益知天下小也。則身
毒豈有能傳瞿曇之道者乎。上人其反求諸什與樊
之譯。落落者玉。碌碌者石。文章之道。明若觀火。大聖
千歲旦暮遇之。則豈必有曩者陋哉。吾所以屬上人
者。是已。上人曰。吾之歸也。省其親也。詩曰。人之有心。
吾忖度之者。夫子之謂也。吾其暮年必將復見夫子
迺行。

獵經史。諷詠菁華。迺又弗屑爲黃浦氏之讀。先生爲
謀其所問業。則曰。吾其奚師。已乎。其赤城邪。時予
尚在赤城。赤城者。謂予也。於是乎來見予。予一見以
識其爲渥洼駒哉。予廬相距頗遙。而童子尚幼。弗勝
衣。弗能蹙蹙乎道塗。婁來見予。則俾大宰德夫往視
其業。德夫倡以華音。則童子愈益孜孜。弗已。慨然自
謂彼中人也。居亾何迺有今。命云。是日先生置酒
高會。吾黨諸子悉集。童子爲主。酒酣。諸子各有贈言。
予曰。麟鳳龜龍瑞芝朱草者。王者之祥也。王者之德
隆盛。和氣洋溢乎兩間。浮遊乎宇宙。網緼化醇。所蒸
以生。故不恒有焉。惟人亦然。韓彭絳灌雲興于楚漢
之際。而文景之世。賈誼司馬遷相如枚乘嚴助。虞丘
壽王之徒。繼踵比肩以出。是寧特其性異稟然哉。亦
時乎有以化之也。惟吾神祖既定海內。偃武修文。
夙收羅山于西畿。煦濡以成其學。終爲一代儒宗。然
是時戰國之習未盡除。以故京洛獨稱人文淵藪。而
十數年來。操槩之士。迺益彬蔚于東都。豈非輦轂之
下。首善之地。風教所自。愈久愈盛乎。故知列聖相
承。累洽重熙。百年之久。所陶育以鼓鑄。莫蕭槪樸之
化於斯。爲盛則譽髦之英。亦人之麟鳳龜龍瑞芝朱

草哉。夫至和所翔。靡遠弗屆。靡幽弗徹。窮陬下邑。于何弗有。而童子躬生於朝紳之家。違天尺五。鶴唳蚤聞。好爵縻之。榮亦大矣哉。雖然。國家設制。崇高豐大。比隆二代。予跽伏侯邸之末。側聞除目之所遷轉。增秩萬石。晉爵大夫。率無虛歲。而都人耳目所狃玩。惕爲常恬。且不駭。迺今童子之所爲榮。博士賤矣。二百石微矣。而其驚嘆嗟異。奔走弗已。嘖嘖以相傳誦者。獨何哉。蓋聖德方明。昭曠日躋。勵精爲治。迺舉百年之曠典。破時俗之拘攣。俾海內之民。由是曉然以知。上攸好學。而歲時條令。所勸督。非文具也。其效已見於今日者。如此。則過此以往。仁聲迺孚。民應如響。何翅一童子之榮哉。吾儕陪臣。亦爲斯文慶之。若夫童子遠惟。列朝培育之化。有以使之。近惟當今拔擢之恩。有以榮之。益懋其德。追躅林公。以供國家異日之用者。是家人父子相勉勵之意。先生在焉。何竅予言。言畢。童子蹶然興而離席。以言曰。而今而後。吾知大恩之不私哉。小子雖不敏。其不愈益自奮思。所以對敷。上之德意乎。因請而俾書。

贈于季子序

予倡古文辭于關。以東者十年。海內喁然。鄉風豪傑。

之士往往裹糧以至者。西薄大海之濱而京洛獨寥寥。亾聞焉。人或怪之。予曰。豈亾乎哉。少須之。夫洛者共主之所居也。王室更千歲弗絕如綫。是寧一政邪。及至保平之際。典章文物蓋變更殆盡。建武之後。霸王據之。夫操卓所奉。其亦自爲也。豈有意共哉。故飾弓馬以爲禮節。猿舞以爲樂。一切武斷。號令四海。豈復有意文哉。然君臣之義。亾解于中。則借禪以解之。王者之名。壓其所奉。則援中華以爲重。是鎌倉氏之所謀未遂。而北條氏之託以自恣也。於是禪盛而聖人之道廢。終有所困於辭命。則以僧爲行人。自斯之後。叢林掌翰墨以爲職。而儒者之業掃地者二百年。國初縫掖之徒。皆其噍類。髡形未化。夫禪繇宋元則風之所自。可以知已。且洛王臣之外。唯工賈居之人。無恒祿。唯未是逐。織嗇之俗。周人惟肖。卽儒生之寄。其間亦難爲生。則舌耕開肆。百千成群。日弗遑給。語性語天。率非宋籍。不可也。其孰能握觚仰頭視屋梁。曠日彌久。以俟其從神化來者哉。故雖有聰儻若仁齋。猶率乎其所習者。洛之所以陋是已。且洛之所爲重者。其共主邪。王臣執周禮于秦火之餘。以欺海內。而名姬靡曼。百貨纖巧之所出。與其山川之韶秀。語

言之都雅。是亦洛人之所誇習。以爲意所見。旣卑不復思其外。乃其所以難變爲尔。雖然。睿宥嵯峨之顛。豈亦莫有上古之蘖者邪。風之所被。豈吾力哉。昇平之澤。如雨如露。必有茁然以生者。少須之。居亾何果。有于季子者。履躡來謁。自謂其家隸船司空。仲季讀書蓬窓下。不與洛儒相識。面十年。而似有得焉者。是以不遠千里。特以相質。予已受其質。館定。俾解其業。則上古之蘖旣生。以成枝葉者也。吾黨之士。皆相謂賈生復生于洛。吾黨服子遷。文章稱具體。實洛產也。幼而來東。不習其俗。近聞頗喟然有歸與之嘆。異日子遷講道洛水之澁。而于生仲季左右之。則其庶乎。海內道路之所均。四方士輻湊以集其里。風之所被。豈吾關以東之比哉。是吾所望也。于生以仲疾且歸。故書而付之。以風洛人。

贈慧寂序

先王之道廢。而民失其生者久矣。今之釋氏。豈皆爲其道乎。爲其生也。葬于斯。祭于斯。又從而祈禳禱祝于斯。亦民之藉以爲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釋氏之終。不可廢乎世也。夫生者上之所制也。上不制生。而民各趣其攸利。疇能遏焉。是尚可言也。其先人所

傳。世世子孫守之以爲生。疇能易焉。故今之爲治者。迺因民之攸爲生而生焉。雖非先王之舊。亦可謂之不失先王之心也。已。韓愈而下。世薦紳先生。率多惡釋氏矣。迺忘先王之道。而惡彼之類已者也。夫世薦紳先生。語性語心。皆資之釋氏之道。而反惡其類已。不亦謬乎。夫語性語心。吾所傳先王之道所無也。且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釋氏則無之。豈爲類已乎。所類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是已。夫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巫祝有之。先王之所不廢也。先王之所不廢而已。則惡之。故世薦紳先生之惡釋氏者。亦百工爲生。爭其精者類已。豈不鄙乎。且世之爲政者。不知讀書。釋氏迺由其貝多之文。而旁及之者。往往有之。世微釋氏。吾東方之人。終且寥寥邪。則世薦紳先生亦莫有所肄其業也。故予不佞。則爲其類已。而亦頗愛焉。乎爾。是以釋氏之徒。游予門者衆矣。越慧巖。肥玄海。其尤也。有慧寂者。亦好讀書。修文章之業。其志蓋嚶嚶如也。其人承親鸞。釋氏之別部也。鄉所謂其先人所傳。世世子孫守之以爲生者也。有家人之樂。擊鮮之娛。是其類已者。亦爲不尠矣。是歲春。將游京師。乞予文。故書此以卑之。

送守秀緯適大垣序

秀緯之學成也。迺以醫受祿大垣。客咸訾方技可以行道乎。所仕非所學。失出處之義也。茂卿曰不然也。蓋古之時。吾邦先王遵唐制。郡縣其海內。修賓興之禮。禮其士。得以出而行道於本朝之上。處則編戶之氓。籍其鄉。歲時何戈矛。更戍於京師。庶人之役也。於是乎出處之道。比諸古焉。暨乎鹿鳴之歌廢。武人世其官。而民始尚族焉。鎌倉而降。文族益腴。控弦之家。儼然稱君子者。徧海內也。問其職。環衛騶從。束諸隊伍。猶故焉。勝國之際。封建之勢成。士又稍稍離其土。列處一城之中。迺始制產以祿。不復事耒耜。兵農遂分。其爲君子者益定矣。然問其職。亦猶故焉。當今之時。朝廷以兵賦差諸侯。而諸侯之士。無大小悉屬諸隊伍。必擢顯職。而後始可謂之仕。而行其道者已。故以古視今。兵農雖分乎。仕而有祿。均之庶人也。故今之仕。猶不仕。其受祿。猶受廩也。苟失其祿。迺莫有一廩之地。以比五畝。豈得謂之處乎。必仕而後有處也。昔孟子謂晉天下之仕國。亦豈若今斯其急乎。夫秀緯之失其廩者久矣。古猶言之。親老家貧。不擇祿以仕。是故委吏司職。仲尼以之。况於今世乎。且所

仕非所學者非邪則相牛之經豈仲尼所嘗學乎且
巫咸之賢殷之名臣也假使秀緯異日得於其君擢
諸隊伍以行道於其國乎則方技豈爲累其道哉故
語出處之道而不論其世何悖也客唯唯而退則會
秀緯之將發而來訣也茂卿稱觴以屬之曰夫海內
之粟莫美於大垣而醴之泉可以養其老子遊亦樂
哉季緯之喜蓋形乎色焉秀緯與予同姓系大連故
以其字氏云

送土伯曄歸豐城序

土伯曄者豐人也豐諸侯國小笠氏最大而小笠氏
迨伯曄世尚有東西二侯土家所籍蓋東侯云會東
侯薨亾嗣國當除朝廷迺以其先世嘗有功鼎革
際立其疏屬子弟以奉其祀僅得比於附庸之微焉
於是乎國益朘削不得畜其舊臣世族之家也伯曄
辭其家大人來東都學鑿冀有以給水菽之奉哉比
成聘爲延陵上客夫輦轂下工鑿者故嘗有素封之
稱苟飾其術售焉五侯之饋可鯖也尚何所病家大
人之養哉伯曄顧迺爲上客延陵延陵在豐之南道
涂所經繇則歲時扈侯家述職庶可以便道歸子舍
中得家大人旬日歡者是其志爲爾伯曄旣已在延

陵邨中。暇則愈益自奮讀書。旁通它經史百氏之言。因肆力於文章彪如也。迨與服生平生從游相友善。時時迺偕。一生者來見予。予故識其非重糲食於伎人也。益異之。居亾何。辭延陵就豐西侯聘。伯曄曰。而今而後。吾得事吾親于吾家哉。鄉之置吾親道路旁。每來往。暫奉其顏色。以爲得計者。何艱也。且延陵侯猶待年其邨。不就封。而吾親其待邪。亦何問祿之崇。廩遂委質焉。人或病其學先王之道而無所施。猶且攝鑿仕也。是雒儒氏之論已。予則謂不然。夫先王之道。大亾對。而孟軻氏以說于諸侯也。與楊墨爭焉。程朱氏揭心性以行天下也。與佛老爭焉。之二者皆自小者也。小斯有對。有對斯妒。妒斯爭。亦何陋也。然未聞有與鑿爭者。有與鑿爭者。自雒儒氏始不愈陋乎。夫儒操觚鑿事七劑。皆有司之守也。豈能行道邪。今論者豈謂儒仕爲皆能行其道者邪。則執經講論處者何擇。豈謂揆文辭備顧問邪。則何病攝鑿唯大邦官事不攝。小邦則攝固其所也。今士之祿者。皆兵兵而攝儒人。則不非之。迺非夫以鑿攝也。兵與鑿何擇。且伯曄者爲其親仕者也。迺不於它邦而於豐豐之東西侯。同其出自。亦皆其先人所嘗服事之邦也。其

地山川相接焉。雞鳴狗吠之聲相聞焉。其風氣詒俗相若焉。其政魯衛焉。其人親戚昏媾朋好聯焉。而其家大人安焉。家大人所安。伯曄安焉。豈病其攝乎。若夫先王之道。用則行之。舍則藏之。是在君大夫耳。非伯曄之所能爲也。故伯曄之仕。雖不能行先王之道。其邦哉。亦可謂能以先王之道守其身者也。書云。孝乎惟孝。施於有政。則伯曄有之矣。聞者說書以爲伯曄之贈。併解其所知識者之惑。

贈僧正卽如尊者序

僧正澄公。蓋有君子之道四焉。初予在赤城。出門護持之。農刺目。時或游之。迺得謁公。眎之。溫恭人也。欣然。出其所著述。修多羅業。眎之。予謝未學。則曰。支那之文。非其素業邪。予不得已受之。有所指擿。公愈益欣甚。當今之世。僧之得與王公抗。僧正眎三品高踞。士大夫之上。傲以爲常。其腹枵如。乃不虛其心。以飾其智者。往往乎在。予六十之年。閱僧衆矣。其好學而不恥下問。能忘其賢者。唯故知恩了公與公耳。予於是乎知其謙焉。院西有土木事。訊之。復護國寺。寺者院故號也。故院迺在神橋北而燬。官併諸護國而收其地。自後護國得稱。護持而兼其封也。然護國之

名繇是遂。民先僧正慶公。憫其如此。力請于官。以兩之。曰境廣而可割。封之。租富而可造。是不復費官家之地與金。而先朝布金之迹。兩得以存也。官允其請。而慶公化。公繼而奉行之。如其志。五年而竣。公盡籍其土木之羨。以歸之。曰院食院。寺食寺。其所也。予於是乎知其廉焉。及予之移西郊。而聞公稱病辭院。驚問之。先是長谷虛席。乃有由護國躡公而陞之。又問諸從者。公憾邪。曰否也。公幼學于長谷。而自誓必以其所習傳諸長谷。公之所歷名利。而不即隱者。爲是故也。公今已矣。猶尚逡巡不敢去。以徼後榮。非公志也。公益知命。脫然如釋負云。予於是乎知其勇焉。又請曰。長谷智積。其派尚矣。海內諸密寺。各有所繫。而不可得。以淆矣。護持本籍長谷。元祿中。陞僧錄。正德乃俾通籍。智積爲錄。故也。今停其錄。而猶不專繫長谷者。非也。官兩允其請。夫我躬弗閱。遑恤我後。是凡人之情。爲尔公乃將去。而猶尔蹇蹇。予於是乎知其忠焉。物子曰。謙者未必忠。廉者未必勇。公兼四。可謂能修君子之行者而已。要之視寺如官。視學如家。豈不釋氏之範乎。亦足以範世焉。方今國家治化之效。乃至俾釋氏亦修君子之行。是可紀也。

予既得與公交。迨其去。不容但已。祇其道之未學。故紀此以爲贈。

送岡仲錫徙常序

仲錫業已委質於常。藩越四年。藩徙史局。其國中。仲錫從之徙焉。其同僚頗有引例願留者。仲錫獨否。義形乎色。吾黨士私淑仲錫者。或惜其離群索居。鮮有切磋之益也。物子曰。吁。幸甚哉。而後仲錫其免乎爲都人士邪。夫東都者。天下大都會也。古者虞夏之陋。亾論已周。諸侯八十。雖夥乎。各家其國。十二年一述職。竣事則還。其間聘問之如織。未聞淹乎周焉者。故

宗周成周。自今觀之。亦曰王畿之都已。秦郡縣天下。而百官之祿。以萬石爲上。唐宋益賸。比古稍食。明則月石輦轂之下。是何以爲富乎。亦惟萬貨輻湊。五民之至集。乃陸運難哉。以此言之。書籍所紀載。其言雖泰乎。長安洛陽。南北京。可以知已。是何若吾東都之富。諸侯所家焉。今諸侯之祿。大踰百萬。而小萬石。以百數。五等之制。亦備哉。其士以春秋從之。來代者。歲數十萬。各收租其國邑。而揮金東都之市。昇平成奢。靡麗日土。六十之州。不瀕海者。僅十。舟颿如蜚。萬里須臾。海內之貨。何物弗東。此民之易爲生。未有甚於

是者也。故日本雖小，東都雖偏，其斯天下大都會，非邪？豈惟吾海內云乎哉？關中平原千里，地無限隔，民居之靡制，歲除田作，塵者以千數，雞鳴狗吠之聲，今既達於數十里外，游惰比屋，姦偽藏中，欺詒攬秘，無所不至。乃世祿君子，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禮俗所拘，徒事外觀，望之儼如天人，以養其痴，不學無術，事鮮所解，皆為其所謾，揚揚自得，習以弗察，靡然成風，下視上做，文恬武熙，五穀弗分，四體弗勤，心多肉熱，嬉戲是常。其君子虛憍，其民此竄，此都人士之俗也。今夫吾東都為天下大都會，周漢唐明所不能及，則此俗亦古今所無也。秦漢唐明士大夫，雖寧乎其知，亦廣哉。宦學千里，宦游萬里，燕越晉楚，轍迹周天下，艱阻備嘗，風土悉諳，異方山川秀特之氣，得諸遇而發于文章者，不其然乎？今都人士，鉅繫此土，而沉淫此俗，以此讀書求識古今之事，其耳目所未嘗其何以能識之哉？習培塿以為山，問山不知，習汚注以為水，問水不知，諺曰：夏虫疑冰，以胸臆所無也。余幼從先大夫，遜於南總之野，距都二百里而近，然諸侯所不國，君子是以弗居，乃田農樵牧，海蠶民之與處，性好讀書，書無可借，無朋友親戚之驩者，十有二

處。性好讀書，書無可借，無朋友親戚之驩者，十有二

年矣。當其時。心甚悲。以爲不幸也。然不深都人士之俗。而嫻外州民間之事。以此讀書。所讀皆解。如身親踐。及後遇。赦得還。乃與都人士學者相難切。寡陋之學。或能發一識。時出其右。由是遂竊虛譽于海內者。南總之力也。段使予有天幸。而生不離都下。何以能尔。亦唯得爲都人士而已矣。故予嘗謂南總沐憲。庸恩者。爲多於藩邸。接見時。爲是故也。仲錫爲余亾室從子。居亦甚邇。自幼時常往來。見讀書。聰明善解事。工詩文。誠非都人士比。然俗之深人。猶如風塵緇其衣也。豈能皜然白乎。故曰而今而後。其免乎。况常者。親藩所國。西山先侯之化在焉。仲錫職史局。藩藏書。稱富海內。是豈我南總時比乎。其地益北多寒。與奧接壤。風氣勁哉。其民慤。其君子慷慨以好義。其俗勝都下遠甚。其山常山峩峩。其水大海洋洋。問山亦知。問水亦知。問諸外州事。民間疾苦。行將悉知。以此讀書。何書弗解。異日德器之成。其必稱天下士。亦豈我比。故吾謂仲錫此行幸甚。仲錫聞之喜曰。始孝先之勇行。以臣之義。東西南北唯命是從也。已。今聞先生之言。乃於心有洒然焉者。遂書以爲贈。

之。妄爲不幸。是故天子爲諸侯禍也。大夫爲諸侯福也。故知禍福之名。由分而殊。唯世人之惑。槩謂猗頓之富。許史之貴。彭鏗之壽。爲福。簞瓢之貧。輿僮之賤。權蟬之夭。爲禍。此特世俗通稱者耳。而不知己命之所分。孰福孰禍。惑哉。桀紂之時。殺戮澤量。唯龍逢比干。善名無窮。豈非福邪。或以見殺爲禍者。不知分無生也。夫時者天之所爲也。天者在上之名也。故子之所天者父也。妻之所天者夫也。臣之所天者君也。君之所天者上天也。唯天不可違。故醜婦雖賢。不獲乎好色之夫。老臣雖賢。不獲乎好少之君。時所塞也。止于塞。行于通。故君子不違時以求福。是故涼臺之觀。披風之適。不可獲于冬月。時所無也。是故伊周得位。孔顏得名。或以失位爲禍者。不知時所無也。故不知分者。不知己也。不知時者。執己也。執而不知。暗乎天命。而謂聖言不徵。豈不惑乎。故君子不求福乎命分之外。

五行論

萬物之生。勢矣乎其不可悉已。惟聖人有能總其凡也。迺建之號曰五行。五行者五形也。大行之山焉乎爾。古之文假焉乎爾。夫形殊焉。性殊焉。材殊焉。曲直

從革一上一下。稼穡以生。植物之屬。或化乎人者。穀乎。聖人制而用之。其取材乎天地之間。猶若取諸其府庫乎。以利民用。以厚民生。然後可以正民德。故謂之六府。帝禹之所道。伯益之所烈。稷之所種。藝。惟共工之所用。其巧。斲。磬。陶。范。莫非是物矣。是先王以美利利天下。舍是莫能爲。而民至于今。有賴焉。五行之材。與用弘矣哉。九疇所叙。亦由是耳。若夫禮樂之制。文物軌度。建諸天地。象諸三辰。四時五方。六合七政。儼如在其左右。八風所旋。九土所隄。日月躔次。儀而則之。神明其惠。照臨於民。所以奉天道。降宗廟。昭諸天下也。夫道之所生。從而文之。惟吾所取。虞夏商周。或因或否。亦惟吾所取。是何必五哉。裁而宜之。亦豈若五物恒其性哉。周衰。有道之士。獨淑其身。不任邦國之政。誦說遺文。傳之其徒。末流之弊。學而不試。咸輔頰舌。語聖語天。眇論是務。大道遂裂。嘒嘒相軋。不可勝。則旁采小道。緣飾其說者。有之。迺若孟軻造五常。鄒衍推五勝。董生占災祥。劉向傳洪範。皆推五者之類。至於義之盡也。雖有可觀。致遠則泥。豈先王經國之大道哉。昔在邃古。神農教醫。黃帝作甲子。雖神聖所爲。小道哉。之二術者。探頤鈎隱。察未形。覘未見。

以識死生休咎之故。稽諸星土物類。徵之聲色臭味。皆用五爲紀。鑿鑿乎若可據者。迺其術所自爲。已豈天地之氣。若是其整乎哉。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左丘明述良醫之言曰。寒暑曰風雨。曰晦明。三而兩之。有味乎其言之也。戰國而上。雖小道猶有若是者爾。夫孟軻以禮爲性德。而樂獨可遺乎。以信而孝弟與忠。非其倫乎。故五常之非往舊者審矣。鑽木取火。灰炭奚化。地道敏樹。河源崑崙。車薪勺水。生勝靡常。故鄒衍之誕彰矣。洪範之占。唯傳三疇。它若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福極。其謂之何。故子政之說固矣。今學士大夫。尚且斤斤乎守其說。弗替者。以宋儒故爾。夫宋儒不能信古。敏以求之。迺驚然以謂我獲聖人之心也。聖人可爲也。於是侈談性命。開闢天地。聰明煢俗。利口亂道。動輒曰五行五行。其不知擇小道者。亦喜用智。研於深故也。後世迺尊信其人。過於先王孔子。奉其言如律令。不亦惑乎。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又曰。益有不知而妄作者。其諸儒之謂乎。故予論諸儒五行之非古五行。

記事二首

記松浦鹽冶飲浦事

峽史氏曰。甚矣哉。女色之爲禍也。而建武鼎革之際。莫慘焉。大氏平安之地。山水麗秀。往往乎生尤物矣。迺自桓皇奠都之後。數百千年。維民所止。公卿鉅室。世官世祿。莫有不家平安者。而富貴之娛。聲色爲最。生女之願。人人而有之。閨閣所習。姆師所誨。靡曼妖冶。殫思窮巧。遂能家出嬌施。人擁姬姜。延天而降。平安麗人之盛。清紫赤深。諸女史所記載。可槩見焉。然猶尚文柔爲政。風流成習。微言佚行。何所不有。而爭奪之迹。寥然乎未聞者。是其時與俗爲然也。方此時。州郡控弦之士。不無好色之人。其歲時祇役上國。執戟負弩。宿直禁闈。將相之府。或道路所目。亦豈無心歆而肉飛者。迺我謂之神仙之人。而彼視猶臧獲焉。分素定也。以故武人偶有所獲。以爲得寶者。乃唯閭里之選。不過桃葉莫愁之倫耳。聞或一二桀驁若義仲。義經者。稍有所漁侵。則衆咸驚譟咎之。是豈東人獨操乎其廉耻。亦積威之漸使然也。及有相氏二廢天皇。而武之人。乃傲然自恣。加以胡僧倡禪。鑿其混沌。眈封以壞風氣。大變而上古敦慤之俗。幾乎斯矣。於是乎始有覬覦于禁鬻者。蓋醍皇之西狩。則高

時流皇子土之烟。秦武文從焉。皇子思其妃弗措守者。憫焉。使逐則使武文逐。武文還平安。覓之不得其所。物色於西山。識琵琶聲以得之。奉以行。達于攝尼崎。舍于逆旅主人。會筑人松浦者。阻風舍其鄰也。見而說曰。仙虜謫。不者吾何得與仙耦。是不可失矣。夜率兵劫之。武文武稱其名矣。不可當。乃火其鄰。武文窘。負妃以出。扇舟于斥以逃也。不幸而松浦之舟來不知而屬焉。走還取其物。逆旅之舍已灰。又走覓舟。則已發矣。又扇之大。嘯爲弗聽以去。遙而聞。闕笑之聲。武文喻而怒。弗可爲也。罵曰。吾死必爲厲。立而刺其腹以死。舟過鳴渡。颶而厲見。松浦懼。使人送妃于淡之島。武文之厲至于今。化爲蟹。猶在云。亡何有相氏誅。醜皇還都而皇子終得與妃處。嚮者當松浦獲妃大喜時。妃則見以爲賤人矣。是以弗從此一時也已。醜皇急恢復。往往以其宮人賜諸將。則良賤之耦。稍稍習以爲常。然猶憾矣。及尊氏作難。而醜皇又幸南山也。尊氏之諸將皆來家平安。貴倨甚。威福由己。其豪富亦曩時公卿鉅室所弗如。而曩時妃嬪夫人及它諸公卿大臣子女。皆流落人間。丐憐於武人之家。諸將旣已生長山東。罕覩是姝麗。嚮以

爲禁鬻弗可近者。一旦而得染指。孰能不大嚼以逞。諸惟人性變於習。則諸姝麗亦稍稍說其壯武也。宣淫弗恥。攘奪于色。蓋未有甚於此時耳。於是乎有鹽冶氏事。廼尊氏之宰。高師直疾而不朝者數日。其人置酒娛之。召瞽歌佐酒。所歌賴政射妖宮中。天子錫以美人。莒蒲事也。聞者笑相謂不請邑而請美人。賴政癡矣。師直方湛於色也。亦輒然曰。窈人子。吾而獲莒蒲邪。數十城何之有。有舊宮媪侍從者。居恒來也。是日亦來。聞之排闥以出。言曰。賴政時。天子列美人。使自取其所請。賴政不能擇。是莒蒲未必尤也。莒蒲而連城邪。使公覩西臺翁主者。將代以海內矣。師直問何似。則曰。方翁主之在弘徽西臺也。諸貴游以名花而喻六宮之人。皆喻而不能喻。爲是花弗如也。問何在。曰。先皇以賜鹽冶氏也。以翁主之美。而椒房之選不啻矣。乃高貞西鄙人。烏言者。得以尚之。豈不惜哉。師直色動。問往邪。曰。往也。老妾自西臺時。旣已得奉其馨歎心。乃謂在西日久。色必衰矣。日賽神以歸。過諸。則豔倍昔焉。師直蹶然起。謂曰。奉夫人之教。疇昔之疾良已。而又獲它疾也。急呼繡衣十。沈香枕。爲媪壽。因逼使其媒媪始之。爲戲。至于是焉。則恐而

心貪其賂也。強往微風之亡可色。師直乃使善書者兼好作柬。且書貽焉。庶可以挑也。翁主執其柬。棄諸庭。師直怒曰。吾素惡書。善書者緩急果何用。遂兼好更使公義者作柬。公義不作柬。代作詩曰。我思美人貽之書。美人弗讀棄庭除。吾拾吾書歸十襲。心謂美人手所觸。翁主見之。悄然者久之。誦襲衣之什以入。乃佛道中誠姣者辭也。媪還報師直喜。獲美人一言。輒大賞公義金錯刀。而又素麤鹵。不識其所誦。謂何也。趣爲美衣服數十。屬媪而益責之。媪計亡所出。妄意使其覩乎。夫新浴未及粧時也。必闌焉。則語師直公思未見之人矣。雖辭懇乎。彼詎信之。盍窺諸。師直大喜。與之往。以窺出乎浴也。魂奪乎。猶死之人。弗能起。扶之歸。時值源義助勤王于北陸。而尊氏使諸將往擊之。又使高貞海道襲其後也。將歸國以理其舟楫。而期漸逼矣。師直心益急。愈責媪。弗已。媪計窮以逃。不可踪。師直大怒如喪左右手。而弗可奈之。何。遂讒諸尊氏。事稍稍聞于外也。高貞不得已以叛。竊亡還雲。使其親信護妻子。聞道以從之。追兵及之。其人殺翁主。身殉之以死。師直益怒。遂窮討高貞。以殲諸時曆應二年四月也。厥明年又有飮浦氏事。初菊亭

公有美人阿才者。豔而佻。師直之族。師秋與之狎。頗昵矣。久之。將就封于勢。欲與俱往。強之留者三日。乃許焉。及期。使其人與迎之。擁以來。師秋大喜。策馬輒發。偕之行。至于琶湖。而風吹乎簾。颺也。見一老嫗八十許。偃而無齒者。坐乎輿也。愕而詰。乃爲美人誑矣。師秋自途還。以兵圍菊亭氏之第。以搜焉。亡有也。捕女豎鞠之。則匿於飲浦氏之所也。大怒。欲攻之。飲浦氏者。尊氏之舊勳將也。然懾於師直。遂亡之。備奉源義助。以叛。余觀於玄慧所輯事。僅此焉耳。而它可知焉。當是時。尊氏乃有事於四方。以欲收其鷹犬之用。是以弗問也。及于恭獻之世。宰賴之以禮。率其下。而后此風稍稍戢。君子蓋傷夫尊氏之諸將。若是其暴乎。色猶爾。勃焉以興。莫之能遏者。時乎哉。

記昌俊襲義經第

文治元年冬十月十三日。盜夜襲伊豫守源義經堀川第。盜者惡僧昌俊也。兄賴朝使焉。初。義經在東日。御賴朝執盃。熱烙手而弗釋。神色自若。於是乎賴朝已心憚焉。及其奉詔西征也。播南海之役。率皆以寡克衆。冒險踏危。出其不意。集如風雨。敵人謂我自天降也。而我三軍亦鮮能知之矣。又能推赤心腹中。

大得士驩心麾下又多敢死士是以大功過成而自
賴朝所遣使監其軍諸將帥頗有樂從焉者不者事
平後還東亦皆嘖嘖稱其材武弗已於是乎賴朝始
心惡焉蓋賴朝夙有霸心而義經爲弗知也乃獨傾
意結乎朝廷其在西海報捷徒寶哭諸所奏請事宜
莫不稱上皇旨叙爵昇殿寵端見焉要越示意之
後尚且恬不之省性又好聲色者燕游多所漁內內
所俘平氏女而還其所獲篋篋中書則諸公卿鉅室
所與平氏關通者都下人繇是寢帖席而謗從興焉
大名之下不無紛云人或傳其私前平太后蒙童中
也則賴朝稍稍惡之於諸將前而諸將弗響應乃私
使昌俊昌俊者諾樂惡僧也它諾樂僧有聞其隣者
昌俊出死力助之事上幽諸士肥實平之所久而見
釋不敢歸客于東實平業已以其族奉賴朝也乃薦
之賴朝亦喜其桀驁而昵之至是遂使之云從者九
十七騎兒玉黨人隸焉是日義經之人江田弘基者
路值昌俊入洛怪焉與其人語廉得情告義經義經
俾其以之來弗能來義經怒更使辨慶辨慶亦惡僧
膂力絕倫單騎往見而責之我公召之盍速來也昌
俊弗能辭其人請辨馬辨慶叱曰遲矣抱而上諸已

馬纍騎其後。以來其人欲從。辨慶又叱曰：「止矣！見我公而謝。臯何用從者？」其人不取從。既至，義經見之曰：「士之東者必先見大將軍，而後館士之西者亦必先見我，而後館。汝何緩也？」昌俊叩首謝曰：「臣本諾樂僧也，有故去而事大將軍，乃公之兄也。則公之臣也，豈有它心哉？臣今有事於七大寺以來也。齋未可以解焉。妄意竣事之日，敬請下執事也。故不敢請。詎意值公之怒，敬謝臯。義經曰：「何從者之衆？」昌俊曰：「以備它盜賊也。豈有它心哉？」義經曰：「咈！汝必爲大將軍擬我者。」昌俊又叩首而請盟焉。乃遣歸。於是義經方置酒，召倡善舞者靜舞。迨夜醉甚，盡歸休其士。留直者僅七人。或曰：「惡僧可虞，不聽。」曰：「旣盟矣，乃寢。」靜慧女其心，益不能釋。然乎昌俊也。私使二豎往覘，弗還。益訝之。復使一婢果走還，曰：「二豎皆斃其門。門之內馬數十鞍矣。人數十鎧矣。將來也。言未畢，大闕於牆外。靜盪義經而不寤，曰：「名將也者，必警乎金革之聲。」乃提鎧麾之，相擊乎鏘然有聲也。義經果乎寤，結束以出。開門而迎之，靜抽長刀翼之。僮紀三太善射。昌俊之兵不能入。廣綱忠元鬪死。諸歸休者稍稍集。又會備前守行家來救也。昌俊大敗，走匿于鞍馬山。義經不

釋戎服。逕造上皇御所。奏曰。以臣之不做也。矢石相加于輦轂下。有驚天聽。臣之罪也。雖然賊既奔矣。敢白視其狀。箭之集于胷者如林。而植于腋者僅三矣。辭色提提。觀者莫不嗟嘆。鞍馬山者。義經幼時。故嘗所讀書處。其僧多厚善者。於是皆爭索山中。獲諸僧正谷。面縛以獻焉。義經罵曰。壯士何盟之爲。昌俊曰。盟者私。襲者公。我無私憾。故盟有大將軍之命。故襲義經。怒俾扶其面。昌俊曰。我者大將軍之使也。扶吾面者。猶扶其兄之面。意氣忼慨。義經壯之曰。欲生生之。昌俊曰。我已許死於大將軍矣。願速殺我。則公之惠是已。遂斬之。使中務丞友國禮也。厥明賴朝嘗所遣紀綱之僕。安達經清者。亡而東。告以昌俊兵敗見殺者狀。於是乎賴朝大喜曰。殺吾使也。而今而後。兵有名矣。乃命三河守範賴率六萬騎往討。辭之日。謂之曰。汝亦爲九郎之所爲者。範賴恐不敢行。載書百以盟。遂以之死。更命時政實平。十一月。上皇勅伊豫守義經備前守行家。以海西九州之兵討賴朝。越三日。義經與行家出洛赴海西。騎士二百。而其臣義盛奔于伊勢。殺守吏首藤以死。攝人多田行綱。太田豊嶋等兵一千騎陣于小溝。要而擊之。不克。六

日義經發大物。值颯而不克。竄于南山。十三日。勅美作州捕義經行家。二十八日。時政實平入洛。為賴朝奏請。六十六州總追捕使。以搜義經行家及平氏。噍類。於是乎賴朝之霸成矣。明年春。義經奔于奧。依其刺史藤原秀衡。後五年。秀衡死。其子泰衡等殺義經。賴朝聞之。曰。擅殺吾弟。請討泰衡。不待報而發。泰衡敗走。以死。奧州平。於是乎賴朝之霸定矣。君子曰。義經不亡。賴朝不霸。世人至于今。悲夫。義經之勲。而弗報。天哉。雖然是。豈翅悲義經已乎哉。

公文記義奴市兵衛事

寶永乙酉春二月有司奉

旨。以流人上總州市原縣姊崎邨次郎兵衛之田宅。沒在官者五町七段。還畀其子萬五郎。以邨之無主田六町。授其奴市兵衛。以賞市兵衛也。始次郎兵衛為邨之里正。元祿乙亥歲。同甲搃兵衛放銃。驅野豕於人家竹林中。誤中人之妻。而斃。歲時猛獸在田。官授民以鳥銃。里銃丁幾名。銃幾門。籍其戶。假其器。唯火硝藥。勿用鉛石。任其驅逐。不得擅殺。著在令甲。齊民遵守。皆所以防亂源。廣慈惠也。而搃兵衛之銃。有子處斬。次郎兵衛身為里正。不以聞事。覺猶為弗知。流于豆大島。其田

宅皆沒入。官次郎兵衛父老且羸。子二女六歲。男三歲。既行其妻方產。頗艱。生女而死。奴市兵衛真諸懷抱中。遍丐於里。有乳者乳之。親戚弗顧。三口者。嗷然無所依。兒女則呱呱啼。弗已。市兵衛與其妻謀所以養之。售己之女爲人婢。直若干。與其他佃人田所受者若干。獲中金八兩。悉出買一小廛。以處。次郎兵衛之父與子女者。奉而事之。若其主在。日益佃。它人田以衰其升。合之羸而餽。褐之供。四口者。於是乎無飢寒之患焉。市兵衛猶恐己妻之或育。而朝夕之弗給也。遂不與俱。同床蓐者十有一年矣。次郎兵衛就

罪之日。市兵衛業已詣東都俯伏。官廳請以身代其主之罪。姊崎去東都一百來里。往還可三日程。而市兵衛來請若初者。月必一二次。弗輟。弗措亦十有一年矣。都下店主人稍稍知其所爲。遂弗與舉筭。云嗚呼。細民之多口。而無田。悉取米鹽麻布之入于己。筋骨之力。惟日弗給。亦已勤矣。而年必虛六七十之日。而取償于佗日之勤。其困苦之所倍。何如哉。且夫官家之租不薄。田主之稅愈刻。凡爲佃客者。藜藿弗粒。縑縷露肩。居則苦藁爲坐。動則犁耜之從。炎畦雪衰。晨牧宵絢。歲無虛日。日不虛刻。而其可以展布

四肢而償一日之勞者。唯在夢寐半枕之餘耳。大抵人世之所悅。曼聲美色芬芳甘旨。與其風流繁華之娛。從容逸豫之樂。悉付諸他生天堂之受。而其可以暢舒精神而取半晷之快者。唯在伉儷一床之上耳。故諺曰。耕夫與耕馬伍。而市兵衛十一年之苦心。此其情之最為可憐者乎。是歲二月某日。市兵衛又來訴于官者如初。而自矢弗虛。還吏訊其由。次郎兵衛之父今年八十二。患風二歲。弗差起。卧手足莫已聽。且莫則曰。願一獲見次郎兵衛。則死無憾矣。其哀籲弗忍聽也。且二子者益長。愈慕日夜悲泣。是烏可忍視耶。小人無狀。告愬弗勤。以貽斯感。故敢特冒官威懇請。暫赦次郎兵衛之罪。放還以獲與老父訣。則小人擅訴之罪。身首殊處。亦所不辭也。辭色哀惻。從聳動。官廳旁訊縣里情實。弗爽。事遂聞下之閣。老僉議以為次郎兵衛罪在不赦。而市兵衛忠且誠。是可嘉。其以其主之田宅賜之。市兵衛教曰。可有司傳。旨市兵衛不肯奉命。乃曰。始之為主。卒之為己。小人義不敢奉命。願賜之舊主之子。萬五郎事再聞。遂有今命。

145
1014

聞遂有今命。

社
及實取等子禁又

